

活动简讯

高更作品在IU艺术博物馆展出
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雕塑家保罗·高更 (Paul Gauguin, 1848—1903), 与凡高、塞尚并称为后印象派三大巨匠, 对现当代绘画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Invocation藏于华盛顿国家艺术馆, IU艺术博物馆通过租用形式将该大作借来展出, 同时展出的还有IU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高更的其它三幅作品。
展出时间: 10月18日-1月10日,
展出地点: IU艺术博物馆。

IU音乐艺术中心举办免费音乐会
IU音乐学院举办免费音乐会, 由客座教授 Jason Nam和IU音乐学院 Eric M. Smedley教授指挥。
时间: 11月17日晚八点到九点;
地点: IU音乐艺术中心 (Musical Arts Center)
电子信箱: musicpub@indiana.edu;
联系电话: 812-855-9846。

Benjamin Taylor爵士荟萃音乐会
由 Benjamin Taylor 演奏的现代爵士荟萃将在Ivy Tech John Waldron Arts Center 免费举办。
时间: 11月18日晚8点到9点。
电子信箱: musicpub@indiana.edu;
联系电话: 812-855-9846。

环境科学讲座
密西根技术大学教授Alex Mayer 将于11月19日举办关于五大湖地区水流和联系的讲座, 阐明郡与郡之间的贸易和水消费是如何影响五大湖的。
地点: SPEA Room 272;
电子信箱: bsnedega@indiana.edu。

讲座: 共产主义年代中国的知识劳工
IU西北分校历史、哲学、政治、宗教系助理教授Xiaoqing Diana Lin举办讲座, 论述共产主义年代过去和现在的知识劳工问题。
地点: Ballantine Hall 004;
电子信箱: eascprog@indiana.edu。

IU音乐学院学生举办客厅音乐会
IU音乐学院学生在Wylie House Museum举办客厅音乐会。Wylie House Museum是IU首任校长Wylie于1835年建的家居, 后来改建成博物馆。在这栋两世纪前的建筑内举办音乐会, 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历史的风尘。
时间: 11月21日下午3点到4点。
地点: Wylie House (307 E. Second Street)
电子信箱: libwylie@indiana.edu;
联系电话: 812-855-6224。

交响音乐会
IU音乐学院将于11月15日在IU音乐艺术中心举办免费交响音乐会, 由著名指挥家 David Efron 指挥。
时间: 11月15日下午3点。



镜头看世界之

摄影: 菲儿

落叶

玫瑰的名字

文/安妮

初来美国, 名字是个大问题。有位英语教师不太服气, 教导我们: 不要老说你们本国的名字很难念, 这隐含的意思就是对方有点傻, 所以才叫不出你的名字。轮到泰国同学报着自己20个音节以上的, 堪比中国古代皇帝谥号、大英帝国女王、国王正式名号那么长名字的时候, 教室里已经哄笑成一团。这固然是我们少见多怪, 可是也没见这位自大的老师, 跟读一遍泰国同学的名字。
中国社会急剧变迁, 称呼不够用似乎已经是这三十年来老问题了。朋友前几年在银行比较“高大上”的部门工作, 有前来办事的乡镇企业人员尊称他“会计”, 就觉得刺耳; 但是被叫做老师, 就比较受用。看来好为人师, 也算很普遍的事。本朝的开国新君, 胁迫别人给自己上的四大尊号之首, 就是“伟大导师”。等他感觉自己其实也配不上“四个伟大”, 翻脸要拿林元帅问罪的时候, 就开始比较谦虚地说, “四个伟大”讨厌得很, 就是“伟大导师”尚能接受云云。中国民间还有“黑蛇白蛇眼镜蛇”的说法, 可见“警察医生教师”这伙人中糟蹋自己职业之名的人也不少, 群众无以为报, 只好奉上了新名字。
自称称人, 好像是已经在权衡我先后了。我遇到过特别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会照顾人的小朋友, 一般统称人为“亲爱的”, 后来发现这不是孤例。某同窗有心细如发、温存体贴的女友, 也是把身边的男女, 统统都称“亲爱的”。以“亲爱的”呼人, 已经带着相当高的自我要求了, 敢这么叫人, 就得敢牺牲啊。
“朋友”这个称呼也好, 相成如友, 谁的

成长不需要一小群同道呢? 不但互相鼓励获得自信, 还可以确信相互会由衷地直言批评, 以补不足。但是这两字写着还觉得什么, 说出来却大有江湖气。《判我有罪》的范迪塞尔, 在法庭上不跟污点证人较真, 一口一声“朋友”, 被骂还是口口声声“朋友”。他主演的是一个在绝境中觉悟, 自我辩护、挑战白道法律, 最终回归白道秩序的人, 也有一般人不可企及的境界。况且我们也不可随意“朋友”有些高高在上的人们, 到时被唾一脸, 只能等好风吹干, 也不太卫生的。
努力学习新把戏的老狗, 比如我, 在学校华人圈就经常遇到严重的称呼问题。有的小朋友们只能选择呼我为姐。这个“姐”在天朝里, 本来怎么也得有宝姐姐一半的大方得体, 偶尔有给小朋友提供一点小帮助的功能, 可是他们明明比我更有本地生活的经验, 语言也更顺溜, 所以这称呼里就有点“撻蛇”的意味了。尤其女人比较被看重的生育功能, 本来也是和年龄直接相关的事, 汉字字形, 就已经说明了已经被搞过的姐姐与尚未被搞过的妹妹的价值问题。所以当同学笑称自己女朋友比我小十八岁的时候, 好像除了回说, “是啊, 我如果在她这个年龄有小孩子的话, 孩子现在也到她这个年龄了”, 自谦比姐姐这只“撻蛇”还low之外, 到底有没有必要断喝这在我追求真理的跑步机旁嘎嘎嘲笑的同学, 闭上鸟嘴呢? 想了很久, 结论还是绝对没有必要的。
那就给自己取个新名聊以自慰吧。到了罗马, 当然得吃罗马食物, 起个罗马名字么。虽然叫自己孟思鸠 (Mencius) 是假装学贯东西

地恶搞, 但不是还可以有个响亮而好听的英文名字了吗? 换电脑的时候, 偷偷更新了数个名字。偶尔拿出来试用: 一个不行, 中文谐音相当猥琐; 另一个也不行, 据说是性工作者为了登广告时排名靠前常用的名字; 算来算去, 至今还下不了手。
我有两个本邦旧雨, 一样人高马大, 是许多人需要仰视才能看见脸的那种, 都来番邦闯荡, 一个在出海前网名“维京人”, 看着就有暴力殖民的豪气, 一个一惯把自己叫成《猫和老鼠》里老鼠的名字, 状态天地悬隔。只是不知道, 数年之后, 他们到底想怎么称呼自己?
命名, 是定名份、止争议第一块“铜表”。基督教里有专门的命名礼; 我天朝古经书里也有“名不正则言不顺”、“必也正乎名也”; 算命先生更是威胁“名也命也”, 都可见其重大。有些名字是不经意间被人给了, 比如被父亲名为“大错”、“特错”的双胞胎女儿, 比如汶川地震里出现的“余含泪”、“王做鬼”、“范跑跑”。有些是自己用细笔描画写到人心上去的, 传说俄罗斯某位托尔斯泰得享大名, 写信给他都无需地址, 俄罗斯“托尔斯泰”收, 就能送达云云。当然这也可能是俄罗斯人的自我吹嘘或陶醉。
天下熙熙攘攘, 皆是名来利往。好名重利, 本是人性, 与“恒王好武兼好色”一样, 本身并不粗鄙。如果要细论粗鄙的话, 反正现在人人都有嘴有手, 可以记下多重名字、多重身份的历史。或者, 有甜香沁人, 可以不在乎玫瑰之名; 又或者, 昔日玫瑰, 唯名可追。有心人自去反复衡量吧。

走过秋天, 走过自己

文/菲儿

秋季, 那是一扇我最爱开启的窗户
在她面前
满地簇拥的秋叶
如心花
在片片飞舞的金色里
编织梦想和回忆

曾几何时
雨飘零在秋风里
窗外的心在哭泣
忧伤拉上一层灰色的窗布
黯淡了霜天的色彩

散乱的心抓起画笔
在幽暗里涂写
凄鸣远去的候鸟
荒林枯败的浮叶

叶落几回 花红几度
呼唤着你的名字
姗姗来迟
带着斑斓的微笑
每一叶
都有一双迷人的眼睛
对视着 欢呼着
交流着 雀跃着

秋雨如泣
有时无绪着生活
雨中浮萍
常常起伏着命运
她的美艳却一直在曲径里
延伸到庭院
叩醒窗内的一颗秋心

愿与你一起走过
飞扬的斑斓
让所有的轮回
在充满金色的秋季
遇见
一个满怀喜悦的自己

